三江月/悦读/

责编/李菁 审读/刘云祥 美编/徐哨 照排/张婧
2021年2月20日 星期六

石勇寄书之谜

□胡杨

石勇村店寄书，是在小说第三十五回。

眼看着朝廷大军就要前来扫荡清风山，于是，宋江就带着清风山和后来收服的对影山的两路人马，打扮成收捕梁山泊的官军，前去投奔梁山。

宋江自己则与燕顺一起先行一步，去给梁山报个信，以免引起梁山的误会，而花荣、秦明等其他人马则随后启程。

宋江他们在路上走了两天，这天晌午走得困乏了，见官道边有一家酒店，于是，宋江就想去这家酒店里歇歇脚，顺便买些酒菜充充饥。就在这家酒店里，宋江遇到了石勇。

小说写道，宋江和燕顺进入酒店看时，只见店里摆着三张大桌，其中一张大桌上坐着一个公人模样的人。

宋江他们人多坐不下，便请酒保同那个公人模样的人商量一下，是否请他换张小桌子坐。

酒保过去与那汉说道：“有劳上下，挪借这副大座头与里面两个官人的伴当坐一坐。”

那汉不肯换，焦躁道：“也有个先来后到。甚么官人的伴当，要换座头！老爷不换！”

燕顺听了，对宋江说道：“你看他无礼么！”

宋江道：“由他便了，你也和他一般见识。”说着就把燕顺按在了座位上。

这时，那汉就转过头来，看着宋江、燕顺两人冷笑。

酒保没有办法，只好又赔着小心央那汉行个方便，换张小桌子坐坐。

那汉听了大怒，拍着桌子道：“你这鸟男女，好不识人，欺负老爷独自一个，要换座头。便是赵官家，老爷也彆鸟不换。高则声，大脖子拳不认得你。”那话里的“彆”是“别”的异体字，也就是“另外”的意思。

燕顺说道：“兀那汉子，你也鸟强，不换便罢，没可得鸟吓他。”

那汉便跳起来，手里绰了条短棒，应道：“我自骂他，要你多管！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，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。”

宋江见那汉这样说，就问道：“你天下只让的那两个人？”

那汉说一个是柴进，还有一个便是宋江：“老爷只除了这两个，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。”

这个不肯让座的汉子，便是石勇。因为石勇来郓城县投奔宋江不遇，宋清就请他带封家书，前往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寻找宋江。

有些论者读到这里，就说这石勇寄书是宋江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，宋江这样做的目的有二：一是安排石勇接头，从而可以借机不上梁山；二是通过石勇之口，来提高自己的江湖地位，给自己立立威。

这样的说法，显然是不符合小说实际的。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首先，投奔梁山是宋江的主意。

清风寨反了花荣、秦明、黄信三员战将后，朝廷就要起兵清剿清风山，于是，宋江便提出了去梁山入伙的主张。

宋江道：“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梁山泊，方圆八百余里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，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，去那里入伙？”

大伙儿听了，一致同意。

路过对影山时，宋江又主动劝说吕方、郭盛两员小将，同去梁山聚义。

小说写道：“宋江就说他两个撞筹入伙，辏队上梁山泊去，投奔晁盖聚义。两个欢天喜地，都依允了。”

而且，宋江还就如何前往梁山作了具体的安排：“假如我这里有三五百人马投梁山泊去，他那里亦有探细的人，在四下里探听，倘或只道我们真是来收捕他，不是要处。等我和燕顺先去报知了，你们随后却来，还作三起而行。”

花荣、秦明道：“兄长高见，正是如此计较，陆续进程。兄长先行半日，我等催督人马，随后起身来。”

可见，去梁山入伙的提议人是宋江，组织者也是宋江。如果没有在途中偶遇石勇，那么，宋江肯定是要上梁山的。具体请参阅《宋江不上梁山之谜》一文，在此不赘。

其次，宋江没必要在燕顺面前摆出一副江湖大佬的架子。

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，燕顺排在地煞星第十四位，可见，燕顺的江湖地位并不高，影响力也很有限。而且，更为关键的是，当石勇在酒店碰见宋江的时候，宋江身边只有燕顺和十几个小喽啰。

如果宋江真的是要借石勇之口来提高自己的江湖地位，那么，宋江完全可以等花荣、秦明他们都来了之后，再作这样的安排，那样的话效果显然会更好。

可见，说宋江想借石勇之口来提高自己江湖地位的说法，是根本不成立的。

第三，从时间的安排上来看，宋江也不可能让石勇在此见面。

宋江带队离开清风山，在路上走了五七天后，来到了对影山。在对影山住了一天之后，再出发去梁山。两天后的晌午，宋江就在路边的酒店里碰到了石勇。

如果说是宋江安排石勇在这个酒店里见面的，那么，在没有“置邮传命之人”（王望如评语）的当时，这只能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第四，从宋江见了石勇之后的表现来看，宋江并不知道石勇寄书这件事。理由如下：

其一，宋江并不认识石勇，当然更不可能知道石勇寄书这件事了。

我们为什么说宋江并不认识石勇呢？

小说写道，宋江进了酒店之后，见石勇一个人就占了一张大桌子，所以，就专门看了石勇一眼。我们从宋江随后的一系列言谈举止来看，宋江显然是不认识石勇的。

而石勇也不认识宋江，他不但当着宋江的面说自己天下最佩服的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便是宋江，而且，甚至当宋江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，石勇先是“相”了宋江一面，然后才拜倒在地。

石勇这“相了一面”的动作，就生动写出了石勇对偶遇宋江的疑惑之情，因为石勇觉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巧的事情？

其二，读了家信之后，宋江是悲痛欲绝。

小说写道：“宋江读罢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；自把胸脯捶将起来，自骂道：‘不孝逆子，做下非为，老父身亡，不能尽人子之道，畜生何异！’自把头去壁上磕撞，大哭起来……宋江哭得昏迷，半晌方才苏醒。”

而且，宋江连酒食都不肯沾唇，便急着要回家奔丧。一直到了宋家庄张社长的酒店里，宋江仍是“容颜不乐，眼泪暗流”。

如果宋江的这一切都是表演的话，那么，宋江肯定是个当之无愧的影帝了。

其三，宋江是闻名江湖的“孝义黑三郎”，他断不会出此诈称父亲亡故的下策，做个不孝之子。

宋江在宋家村见了张社长后，之所以会说出“家中官事且靠后，只有一个生身老父殁了，如何不烦恼？”这样的话来，之所以要取出家书给张社长看，说“兄弟宋清明明写道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殁了，专等我归来奔丧”，只能说明宋江真的以为父亲亡故了。

否则，宋江说出这样的话来，那真的是大逆不道，而他宋江也就不成其为宋江了。

后来，当宋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，指着宋清所骂的那番话，就更表明了宋江的孝心：“你这忤逆畜生，是何道理！父亲见今在堂，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？教我两三遍自寻死处，一哭一个昏迷。你做这等不孝之子！”

第五，从宋太公的言语来看，让石勇带信的人是宋太公。

宋太公见宋江平安回来了，说道：“我儿不要焦躁，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。是我每日思量，要见你一面，因此教四郎只写道我殁了，你便归得快……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，落草去了，做个不忠不孝的人，为此急急寄书去，唤你归家；又得柴大官人那里来的石勇，寄书去与你。这件事尽都是我主意，不干四郎之事。”

可见，石勇寄书的策划人是宋太公，实施者是宋清，与宋江无涉。

最后，我们再来说说宋江回家奔丧为什么不骑马呢？各位看官知道，宋江原先是骑着马的，小说里有两处写到了宋江的马。

一处是离开对影山时，小说写道，“且不说对影山人马陆续登程，只说宋江和燕顺各骑了马，带领随行十数人，先投梁山泊来。”

还有一处是宋江回家奔丧后，小说写道，“且说燕顺同石勇……还了酒钱，却教石勇骑了宋江的马。”

那么，问题就来了，既然宋江要急着回家去奔丧，为什么就不骑马呢？

宋江之所以不骑马，其实是有道理的。在宋朝时，马匹是相当稀缺的。所以，当时人们的出行选择，更多的是骑驴。

如陆游《野兴》有“闷呼赤脚行沽酒，出遣苍头旋僦驴”句，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有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，细雨骑驴入剑门”句。而《清明上河图》《寒林骑驴图》《溪山行旅图》《江山秋色图》等宋画，则都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社会骑驴出行的现象。

可以这样说，在宋朝时你如果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招摇过市，那么，那回头率肯定是高得不得了。

所以，宋江以前当押司时可以骑马，冒充收捕草寇的官军时也可以骑马，但是，当他以一个戴罪之人的身份，潜回家里奔丧的时候，那是绝对不能骑马的，否则，这个目标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。

所以，宋江得知父亲亡故的消息后，虽然急得“酒食都不肯沾唇”，“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”，却只能舍马步行，跑着回家了。从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小说编写者高超的细节描写水平。